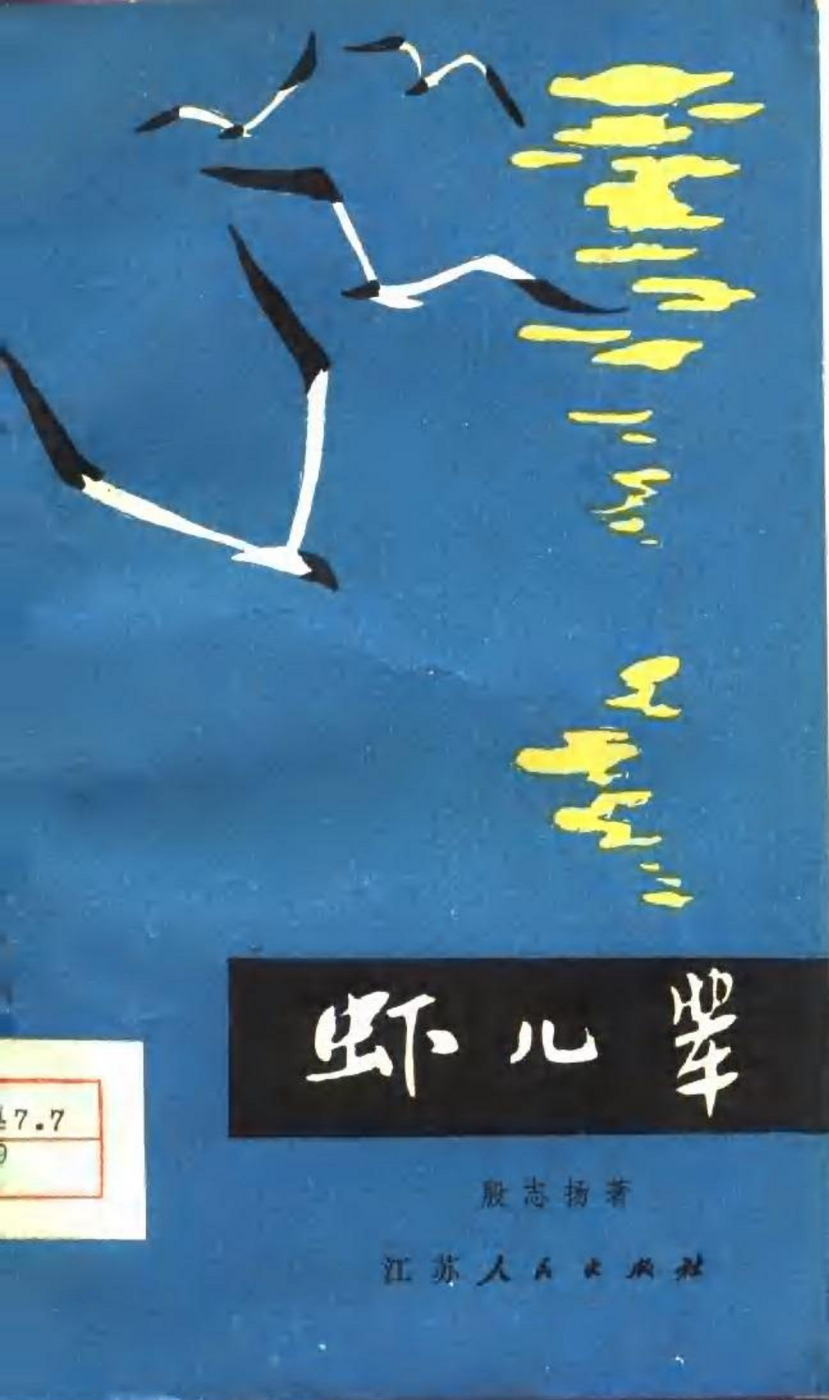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翠儿虾

殷志扬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7.7

9

虾 儿 辈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南通县印刷厂印刷

1979年7月第1版

197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70册

书号：10100·315 定价：0.32元

目 录

1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.....	1
2 考验的开端.....	9
3 三个青年工人.....	23
4 春潮晚来急.....	39
5 一帆风顺.....	57
6 惊蛰.....	78
7 吉普坦克.....	95
8 红窑新事.....	106
9 虾儿辈.....	119

当祖国需要的时候

党支部书记林君彦同志从工业局党委会开会回来，带回来一桩任务：工业局要从厂里调走两个车工和三个钳工，到别的新建立的工矿企业岗位上去工作，必须在三天之内把人准备好，第四天就要集合出发了。

林君彦到厂时，天已黄昏了。他跳下自行车，晚饭也顾不上吃，就通知厂长、工会主席和青年团支部书记到会议室开会。会，开得很顺利。林君彦宣布了这桩事，大家都很兴奋，觉得国家的工业发展得这么快，到处都需要人。一定要拣那些最顶事的人派出去，保证不犯本位主义。并且提出了意见，决定：根据现场工人人数和技术水平及政治质量，初步确定了五个人，是车工骆守民、胡德生，钳工白利先、白瑞先、陈祥。其中骆守民和陈祥是青年团员，其余都是老师傅。

第二天，早晨上工前，林支书找了车、钳两组的小组长谈话，说开了这桩事，并且摊开名单来征求他们的意见。

“到啥地方去呢？在啥个厂做呢？”车工小组长何师傅提出一连串问题来。

林支书说：“这连我都不知道，到临走那天总可以知道的吧！听局长说话的意思，大约在东北地区哩。”

何师傅心想：到啥地方，做啥个厂都还没有一定，这哪能开口呢？他望望钳工小组长缪师傅，意思是说，你的意见又怎么样哩？……

缪师傅细细端详了一会名单，不做声。

林支书问道：“老缪，有意见你提嘛！”

缪师傅脱下八角帽，搔了搔头发，迟迟疑疑地说：“这个……比方说，白利先兄弟俩，家眷多，还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！胡德生呢，他的老婆一定要扯后腿的，老胡能不能扔得下呢？……再说小陈吧，他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老爹要从湖南乡下到南京来‘团圆’哩！小骆更不必说了，成亲才一个多月，他同徐玉英小两口子热呼得很，舍得分开吗？”

何师傅说：“不过，老缪也说得太过火啦，简直在替他们五个人‘强调’嘛。我的意见是：不妨先找他们谈谈看，我们不能把人家的‘觉悟’估低了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比老头儿脑筋新得多，也许说去就去的！”

林支书点点头说：“何师傅的话满有道理，‘三反’以后，大家的政治觉悟更不能同以前比啦。这是国家的号召嘛，他们会热烈响应的。你们俩先分头找他们交换交换意见再说吧。”

当天中午，刚吃过饭，林支书正和工会主席

朱华在办公室里说话。办公室的门推开了，陈祥走了进来，他满脸泛着笑容。

朱华性急地问：“陈祥同志，缪师傅同你说了没有？”

“支部书记，工会主席，”陈祥一字一字地说着，“我争取头一个响应号召！”

林支书问道：“你父亲呢？不是说要到南京来吗？”

“他还没有动身哩，我下午就拍电报回去，叫他不要来了，”陈祥的声音很坚定，“我一想到我自己是个青年团员时，就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了。”

林支书和朱华一齐快活地喊起来：“好同志！”

上工了。林支书偶然在工务室碰到何师傅，他在办请购材料和工具的事。

林支书问道：“同胡德生和骆守民他俩说了没有？”

何师傅说：“统统讲过啦，老胡啥话没有讲，就只小骆，他说让他考虑考虑呢。”

下半天，放工铃刚响罢，骆守民跑来找林支书了。小骆两只油黑的大手捏了团棉纱头在乱擦，高大魁伟的身体站在办公桌前就象一尊铁塔，可是他脸上却流露着忸怩神气，不言不语。

林支书说：“一切情况，何师傅都告诉你了吗？”

“告诉我了。”小骆的头低垂下去，脸上“哄”的红了起来。

林支书正望着他哩。

忽然，小骆抬起头来，慢慢地说开了：“支部书记！我要向组织上反省我的自私自利的坏思想。何师傅同我提了这桩事后，我心里就发了愁：‘去呢？还是不去？……’干活也没有心思了。我已经接连二十五天没有出废活了，偏偏上午车坏了个‘套筒’，惹得小组里同志都批评我了；中午回家同徐玉英说了，谁知道，她听了一点不动声色，反倒问我：‘你打算怎么样？’当时我心里很乱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‘我走了，你一个人在这里过不惯吧？要去就两个一起去，可是到什么地方还没有一定呢。’她说：‘我倒没有什么，只怕你自己一个人过不惯吧！’她这句话打中了我的心病……”

林支书忍不住微笑起来。

又听得小骆说道：“玉英后来说：‘我知道你是恋家恋我，为了这个索性连国家的号召都不管了，连组织的调配都不服从了！……你这样做法，却并不算真爱我呀。’听了她的话，我心里动了一下，仍拿不定主意。她就认真严肃地批评起我来了：‘你刚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，可是你现在就是自私自利的思想表现。’我心里亮了一下，又听她说：‘你不要忘了你是个青年团员，处处要起带头作用嘛，有什么可退退缩缩、迟迟疑疑的呢！毛主席要我们到哪里，我们就到哪里，这是祖国的需要哇！’这一下我心里可真的透亮啦，我才下了决心：去！……”

林支书拍拍他肩膀说：“要得！青年团没有白白教育你们！”

骆守民脸色开朗，露着雪白的牙嘻嘻笑，轻松地说：“支部书记！我还不够坚定，以后要更加劲学习才是哩！”

正说话间，一个工人推门进来，是车工老师傅胡福生。他脸色紧张，气鼓鼓的。

林支书笑着问道：“怎么啦，夫妻俩吵嘴？”

胡师傅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没有什么，只争了几句……我早上知道了这信息后，心里乐得象开了花，一心盘算该带些什么被服去呢。可是回家和我那口子一说呀，她就泼起冷水来了，噜嗦了半天，反正不叫我去，那股落后劲可别提了……”

小骆在旁边插嘴说：“胡师傅！你可不能把妇女都看成是落后分子哪！”

胡师傅说：“不，我是说我家里那口子！……是嘛，妇女进步的不少咧，看，老白兄弟俩回家一提这事，他那个老娘就喜得合不拢嘴，说：‘去！毛主席要我的两个儿子去，我做娘的也光荣哪！’白利先老婆在旁边只咕哝一句：‘你们弟兄两个都去吗？’老太太就向儿媳说了一大通道理，半天才住口，嗨，她可真进步哩！我那口子连她的影子也赶不上呀。……我那口子不要我去，我坚决要去，末了她问我：‘闹了半天你去什么地方？进哪个厂子呢？是不是还干这个活？’这可把我问得愣住啦，何师傅同我说时什么也没决定哩，我怎么会知道。

可我仍是一个劲儿要去，我相信共产党、毛主席，我就给我那口子打通思想了，我说：‘小福他娘！你还记不记得？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压迫得好苦呀，做一个月活，挣的钱糊不了十天嘴。那一回，材料库丢了段钢料，硬编派我偷的，抓进警察局，蹲了三日夜，挨了皮鞭；末了放出来，事却丢了，一家人眼看活不下去了。好容易求爹拜娘重托工头梁阿毛，才算进了厂，花了五十块光洋，还得改名换姓，处处躲着不能见人面。后来，为了还五十块债钱，我受过梁阿毛多少气恼？家里天天有一顿没一顿的，你和小福出去卖香烟，又叫流氓打垮了摊子回来。小福瘦得皮包骨，每夜哭不住声；那时候，我们整天盼星星盼月亮地巴望解放军打过长江来，巴望共产党、毛主席来搭救我们。好容易盼到解放了，天地都翻了身。什么都变了！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工人会当家做主人，我会和厂长、支书他们一起议论厂里的事；填写劳保卡片时，我又找回了自己的老姓名，家里也有吃穿了。小福居然会从小学毕业进初中去，这恩情是谁给我们的？难道我胡福生能那样没有天良，刚拔刀子就忘了疼吗？’小福娘抹起眼泪来了。我心里好烦躁，扒了一碗饭就到厂里来了，临出门我关照她给我打点行李，她抽抽咽咽地说：‘你一定要去，那你就去吧！’我是不论天崩地塌都去定了，我把我交给毛主席，毛主席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！……”

胡师傅愈说愈兴奋，激动得满脸绯红，两眼闪亮。

林支书拉住他的手，亲热地说：“老胡，你可真了不起呀！”

骆守民在旁边一直听得出神了，这时才醒过来，满心滚热，忍不住伸开两条粗胳膊搂住胡师傅，狂喜地喊：“向你学习！向你学习！我的好师傅！……”

胡师傅打趣着说：“放手，快放手，小伙子劲不小呢，把我的老骨头搂断了，可不好为人民服务啦！”

林支书不由大笑起来，一回头，看见窗外走道上有两个工人走过来，远远的在朝他招手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白家兄弟俩一前一后地来了。

“看，老白兄弟俩来啦！”林支书喊了一声，性急地走出门去。在门外正好碰到他们俩，没有等他张口，白利先就抢先说了：

“我们兄弟俩都去！行李已经在打点了，说走，拿腿就跑。”

林支书又高兴又感动，两手拉着白家兄弟直笑，半晌才说了一句：“你们都是好样的人哪！”

白家兄弟俩也笑了起来。

胡师傅和骆守民跟着走了出来。小骆问道：

“两位白师傅，主意打定了没有哇？”

白利先说：“没有什么多考虑的，毛主席一直是照顾我们工人的。”

白瑞先也说：“祖国需要我们嘛，再说，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从这块地走到那块地，再有顾虑的话，那还象主人翁吗？……同志，别忘啦，我们是工人阶级哪！”

林支书激动地重复着说：“对，我们是工人阶级哪！！”

这句话，象一种金属的声音，清脆有力，在空气里震荡，长久不绝。

一九五二年

考 验 的 开 端

一到厂，杜主任就把我派到材料库工作。

我心里老大不开心。一个高中毕业生，喝了十二年墨水，满肚皮学问，却来干这些收料、发料的小事，真是“厅柱当牙签”大材小用。再说仓库里光是铜皮、铁条、机油、棉纱，这些材料又重又脏，一天干下来，累个头昏眼花、腰肩酸痛且不说，光是满脸灰土、两手墨黑，也够像个灶君老爷，那里还见得人。

每天清早，只要一打开库门，领料的工人，就挨挨挤挤地候着，争先恐后地把领料单向我面前送，有的还向我手里扭，一面七嘴八舌地乱嚷着：

“杨同志，先发给我，两百米厘的一吋铜元！”

“喂！两只口罩，顺手捎带吧！”

这么多人争着领材料，库里杜主任进城开会去了，光只我一个，真是，“三个和尚吃水，一个和尚担水”，那里兜得转。

“快一眼好哦！铁镢上旡没‘生活’，空勒浪等依格材料！”其中一个粗喉咙的人说。

我一抬头就看到一个高大个子、长方脸、左眼

珠有层白翳的工人站在面前。他穿着帆布工作服和鞋罩，瞪着眼看我。我认得他是锻工部的周凤起，平时一向说话粗里粗气的。

他又发话了：“侬阿晓得，照成本会计算，侬一个工时要化一万多人民币，侬格趟光领料子等十分钟，侬算要浪费几何钞票，格笔损失算啥人格帐？”

我盯了他一眼。心想：“损失，损失，是我愿意损失的？”这话我可不好说出口。

最后挨到发他料了。他材料单上填的是要二吋元铁三百四十米厘；仓库里正巧缺这个料，只有一根老长老长的，得抬到锯床上去下料。我不由得踌躇了：谁和他抬呢？我自己吗？一来我肩膀上吃不消这重铁条，再说我是来管材料的，抬料不是我该做的事，可是仓库里没得勤杂工又怎办哩？

“喂！相帮抬一抬好哦！”周凤起朝我挥挥手，大步走过去，弯下腰，平空一端，铁条的一头，已上了肩膀。

我心里不由赞叹起来，“好大气力哪！”可是两脚却钉在地上不动。

“同志，侬跑过来呀！”周凤起的喉咙又粗又高。我听在耳里，满不舒服。可是我又想：“别刚下厂就把群众关系搞坏了，将来可不好做事哪！”也就勉强走了过去。弯下腰，两手一摸啊！铁条搁的日子久了，满是黄锈。好吧，反正已“马到临

崖、船到江心”了，不干不行，咬咬牙，预备去扛。可是用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弄得满面火热，心头冒火，铁条始终上不了肩头。

周凤起回头看了看，放下铁条，笑了起来说：“依脑筋为啥格样笨法？先蹬下来，等昵把铁条上了肩再立起来。照依现在格副腔调，等天夜了哧没用格。”

照他的话做，果真能行。怎么连这点点道理我都没想到，真丢人哩！

铁条可实在重，站是站起来了，骨头架子却像给压散了。我痛得皱紧眉头，汗水直渗出来。

“阿吃得消哦？”周凤起问道。

我真想甩下来不管。可又觉得太丢丑，只好熬住点。我应道：“行……就，就抬着走吧！”

两人把铁条抬进下料间，不等周凤起把铁条搬上锯床去，我回身就走。

他喊住我，一巴掌拍在我肩上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勿要怕困难，多练两趟，力气会大起来格。”

我没有理他，掉头走了。回库里，扭头看看肩上有一个黑手印。衬衫反正要脏的，这不提了，肩膀上火辣辣的可痛得厉害。

黄昏，太阳蹲山了。兰球场上叱咤喧嚷，俱乐部里歌声响亮，小河土岸边许多工人在垂钓。到处都热热闹闹的，就我一个人踽踽凉凉地在土山上徘徊。眼前是金碧交辉的草地，但我的心境

却无比荒凉、落寞。

夜晚，有一个年青的工人来找同屋住的杜主任。杜主任开会还没回来，他就和我闲聊起来。

他叫昌天宝，才二十来岁。从小给地主放牛，给日本鬼子当过苦工，进厂来干小工，扫地抹桌，给职员跑腿；解放后才摸到机器，学车工。因为自小没念过书，文化低，才找杜主任给他补习算术的。

我很高兴接近他。我欢喜他的谦和、淳朴，特别是他听我说读到高中毕业时眼里流露出无限羡慕的神气，使我心里得意起来。

“这个我可比你强多了！”我不自觉地自称自赞。

这时候，杜主任进来了。他一见昌天宝就高兴起来，泛起满脸笑容。他一面打水擦脸，一面对我们说：“你们都相识了吧，那可不用我介绍了！”

昌天宝看我一眼，脸上微红，不好意思。“上次出的算题算好了没有？”杜主任问。

“早算好了！”他从工装裤袋里掏出书和本本来。杜主任给他上课了，讲的是“小数加减法”一章。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由，我忽然爱上了这个青年工人，他那种凝神倾听的神情和他那光滑晶洁的前额特别使我神往。

“他准是个用功好学生哩！”我心想道。

忽然我联想到自己，十年寒窗结果，做个材料管理，还得兼做小工，即使你怎样努力用功，

还不是在那钢铁堆里消磨一生吗？……这么一想，心里像泼了瓢冷水，冰凉冰凉的。

上完课，昌天宝合起书要走了。杜主任却叫住他，然后又吸了口烟，沉思了一刻，这才向我开口：“老杨哪！跟你商量个事好不好？”

“什么事哪！”我奇怪地问道。

杜主任指了指昌天宝：“以后他的课让你教，我实在没时间又不忍心撇开不管，你来接我的手，你答应吗？”

我心想：天天夜晚空得无聊，无聊更容易胡思乱想；二来呢，下厂前也知道要在群众火热生活斗争中改造，虽然不知怎个“改造”法，借此慢慢“接近群众”也未始不可。而且，昌天宝这人还好，不像锻工周凤起和别的工人那样“粗暴”。再说“小数四则”我还行，不会像抬铁条那样“出洋相”！

熄灯后，杜主任说了：“老杨哪，又有件事要跟你说一说。”

黑地里虽看不出他脸色，但也感到他的声音很严肃。我不由心跳起来：“出了什么事啦？”

“人家对你提了意见：劳动观点不强，一味爱清洁，在工作中不带劲……”

我心头乱撞，面上烘热起来：“哪一次呢？说具体些好不好？”

“你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那我就说吧，比如你在仓库工作，时刻接触材料，可是你连摸都怕

摸，那怎行呢？”

我心里雪亮了，原来是白天的事，周凤起竟向杜主任提了我意见。我不是终究帮他抬了呀，他倒不提，真气人哩！

杜主任见我不吱声，接着说道：“也许你心里生气吧，群众提意见，我们可得从自己思想上来检查才行哩！”

我还是不吱声。又听得他问：“老杨哪！你是不是喜欢你现在的工作？”

秘密给他看穿了，我忙着掩盖。我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不，唔，喜欢，喜欢……”

“能喜欢自己的工作，那就好啦！我自己刚调到这岗位上来也有些‘情绪’：仓库工作麻烦琐碎，吃力不讨好，还有人说管仓库是没用的老废物干的，心里也有些恍恍惚忽拿不定；慢慢的却越来越觉得这工作不简单，而且不比现场工作简单。的确，一台机器少个螺丝就不行！后来我又想开快车搞工作，可是也不行，一锹挖不起一口井来，现在我才弄通：仓库工作是个长期的、细致的、麻烦的工作，最要紧的搞这一行的人要有高度爱护祖国财产的品质，更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！这样工作才会有成绩，光荣就在这里面。你听说过天津农业机械厂的材料管理黄润萍吗？他是个好榜样！”

杜主任的话满有理，把我心里的阴云吹开了一层。可是我还以为：我是个有些文化的人哪！